

● YUANSHI SENLINDENUER



我的创作之路

——自序

李子玉

这一本以《原始森林的女儿》署名的作品集，集中体现了我创作所遵循的三条主线——以保护大自然为潜台词的动物形象的塑造；对母爱及儿时生活的回忆；自然场景下的善良女孩子的素描，它们基本上概括了我的创作风格。

我苦苦这样依恋并呼唤着纯美的大自然，绝非想标新立异，或是追赶什么时髦，而完全是生活经历所赋予的一种本能。但凡我所写的人和事，以及里面所涉及到的动物，大都是亲身经历，或跟见或听说，然后进行实地考察和与有关书籍相核对，或反复看有关动物的录像资料，然后加上合理想象，使之蕴涵于文学的命题而写出来的。所以我常常为有生活的依托而感到充实。

我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小村庄周围那一望无际的田野，矗立在车辙道旁和田埂间一棵棵未经人工修饰过的爆竹柳和怪柳；生长着稀疏野草的古旧河堤；河套里红云般的高粱；碧绿的瓜园和园中的苇席窝棚，映照在瓜园上面的圆月；还有坟塋地里飘忽不定的鬼火；挂在鱼梁子上和跳网旁橘红色的小马灯和关于水怪故事的传说……这一切，都牢牢地、

永久地存入我儿时的记忆中，形成了内心世界最基本的底色。如果说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算是一种对艺术的追求，那么，这些底色便是源头吧。

就我区别于他人的内在情感的形成而言，不到一岁便失去了母爱是一个最大的基础动因，也使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因为这痛苦来得太早，也太大了，以至于我竟从未感到过这是一个缺陷，相反倒觉得一切顺理成章一样。我幼年时家中四代人（曾祖父、祖父、叔叔和我）中竟没有一个女人。晚上，煤油灯映照着黑暗的土屋土炕，具有典型特征的四代人不同的男性的脸。可是，我们之间是和睦的，没有一点凄凉与忧愁。家中最累的是我的祖父，我记事时他仅五十岁，正是承上启下的年龄。祖父白天下地种田，回来后为老少一家做饭，晚上还要推磨，或是踏着土织机织布，那噌噌的磨盘声和咔嗒咔嗒的织机声常常伴着我的梦响到雄鸡高鸣时。曾祖父是在旧社会扛过大半辈子长活的人，他的见识比教科书还要丰富、生动。农时，天象，气候，各种各样的笑话和民间故事，特别是他亲身经历的趣闻，几乎全部讲给我听。那时曾祖父已有七十多岁，他给我的最大印象是爱干活和从来不发脾气。曾祖父到田野上去必定要带上我，教我看天，识别田野上的树木、庄稼和各种野草，也包括所见到的鸟儿和各种小动物，并讲他所知道的关于动物的趣事，使我内心充满了各种离奇的幻想。

父亲在北京第二次结婚并把我接来是我一生中最具有根本性的转折。但继母却对我很不好，我必须应付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难以胜任的诸多的家务活儿，尽管这样，家庭中以我为中心的争吵一次多似一次，而且越来越激烈。最后，我不得不像一个什么物件一样被一次又一次寄放到表亲甚至陌生人家，各种各样的脸孔，各种各样脾性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儿，都

要我重新去适应。这也使我过早领略到“寄人篱下”的确切的含义。那时的我，俨然是一个“小大人”，是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或“丑小鸭”。我被支使为主人做饭，收拾屋子，照看孩子，买粮买菜，甚至去捡煤核儿。在我转过的9所小学里，我也一直是穿得最破的一位。有时候做操排队，旁边的女同学常忍不住小声告诫我：“靠近点儿，”“靠近点儿！”如果我对女孩儿了解的话，这怕是一个开始。这些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使我产生了一种自卑和孤独感。后来到十四岁时，我自立了门户。生活清苦依旧，但时间和自己的诸事，都由个人作主安排了。孤独的人总有难以打发的空余时光，特别是漫漫的长夜。逢年过节，除夕的鞭炮声在窗外炸响，整个黄皮肤人种的大多数都在欢笑，而我却只有寂寞和忧伤。为了对抗现实，我只好独自在灯下看书，或到郊外树林，河湖边上去寻求一些解脱。那里的一只甲虫，一尾小鱼，山坡、苇塘，都会给我以慰藉。于是，除了对以往的亲人外，我忽地生发出一种深深的对大自然的爱，这种爱同我对童年家乡——华北大平原的爱连在了一起。

我后来的架线工作也帮助我和大自然有更近和更深的了解，在崇山峻岭间架线，在田埂和道路旁施工，在高楼大厦和河湖沟塘上凌空作业，都使我从不同的角度上触摸到大自然中的一切：阳光、空气、蓝天，白云，水以及绿色和生命，我爱它们甚至胜过了我自己。

我不很喜欢人为做作和修饰过的环境，而更爱在纯朴的自然环境下从事一些渔猎行为，并藉此得到一种近似返朴归真的意境的享受。当然，这只是指最初而言，后来我把猎（用汽枪打鸟、钓青蛙等）戒掉了，只保留了渔的爱好。当然，我的渔也决非是为了“鱼”而已，而是为了捕获与渔猎有关的各种各

样的故事。无论在黄昏还是在夜晚，当我把罾网支在河边，用不着招唤，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渔友”便向我这里聚集。他们围坐在河滩上，交换着鱼的信息，讲着与河湖有关的一例又一例趣事，包括历险和经历。可不能小看这些看上去似缺乏文化素养的粗爽的汉子们，他们来自山南地北，有的原本是沿海的渔民或山里的猎民，讲起他们的过去都喜形于色，但同时也带出了他们对只能留在记忆中的自然环境的留恋与想往。于是，我的心里便油然而生了这样一个判断：尽管中国人在物质条件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向往自然和宁静环境的要求一点也不低。不然就无法解释发生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枪击白天鹅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于是，我终于决定了应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创作的缺口。

照理说，我这样的创作是应该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的，但事实上，我的选择也经过了许多挫折。是在几个难得的机会中，固有可以算做我的良师益友的好人的主动扶植，才得以面世并得到承认的。

比如我最初把所搜集到的故事写出来，只具备知识与趣闻，更像一篇又一篇的散文，其中以人为主，动物只是陪衬。加上我只有“文革”时的初中的文化基础，几乎每写一句话都要翻字典，又不熟悉什么书写格式，稿子之乱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我刚二十出头，把一切事情都想得很简单。我只知道有一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就把稿子寄出了。开始，我天天都盼着能有答复，但两个星期没有回音便不再想这件事。那时候，我天天外出架线施工，住处又随工地不断转移，能接受信件的单位所在地两三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也使我不得不把此事忘却。这大约是在我投出稿的三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我从远郊工地回来，所遇到的人都说有我的信，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人

给我来过信，而且信封下面又有出版社的字样，自然也很令人感到惊奇。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尽管我对自己尚没有足够信心，但仍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这封信无疑对我是一种判决。我忐忑地走进收发室，那薄薄的信封首先给我一种好的预兆，至少不是退稿，而是编辑要和我交谈什么。我快速地打开信封，信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杨世铎编辑写来的，他通知我：他看了我的稿后觉得很有真情和趣味，出版社已决定选用出版，并约我到出版社去谈一次，有些事情还要核实一下。当时，我记得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同时不相信似地一遍又一遍看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的具有非常意义的信。

这也是我初次走进想象中如神圣殿堂的出版社大门，并以拘谨的心情见到了我的第一位责编。交谈起来，我发现杨世铎老编辑是那么平易近人。他先问我的生活经历，当知道我是河北省沧州地区人时，他笑起来说：“怪不得，读你的作品，我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似曾经历过的感觉呢，这回算找到了答案，我们还是同乡，由此我甚至想起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往事……”

后来我想到，假若杨世铎编辑不是我的同乡，假若他没有那些同我一样的童年的趣事，我的这篇稿子的前景该会怎样？尽管这样，我的这篇稿子由定稿到出版，也还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哩。

在此期间，受了初次创作成功的鼓舞，我又写了一部以自己上学为经历的中篇，杨世铎编辑以最快的速度帮我看，认为也可以改得更好一些。为了帮助我修改好这部作品，他特以出版社的名义给我开了到资料馆借书的证明，使我有幸见到了加拿大动物文学作家比汤·西顿的作品。当时，我像是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着迷，早把改稿的事忘到了脑后。我的生活经历是我在写动物小说方面的优势，比如，在线路工地值

夜班的时候，我就和一窝黄鼠狼打过一个半月的交道，最后是我失败了。我模仿着比汤·西顿的写作技巧，写出了第一篇动物小说《白尾巴和圆耳朵》寄到《人民文学》，很快就被选用了。接着，我又写出了《小苍鼠花斑豹》、《小岛上的雪碑》，初步奠定了我创作动物小说的基础。

如果说，杨世铎编辑的帮助是我找到创作动物小说之路的一个契机，那么，和作家刘厚明的相识以及他对我的帮助是我在这一领域立足很关键的一步。头两篇作品发表之后，我的两个动物小中篇却屡屡受阻，寄出后不是被退回来，就是杳无音讯。使我在时间太久时不得不找上门去询问，却发现它们其实都被放到抽屉的最下层，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我感到很迷茫。这时，《人民文学》编辑刘翠琳老大姐在约我的一次交谈中，问我认不认识文学界的名人，说有他们的辅导和引荐会好些。我摇摇头。她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刘厚明，你可以去找他。”

我急忙摆手，因为，打从童年起，我就读他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对我这么个穿大头靴，工作服，衣冠不整，充满线路工兼业余猎手味儿的“鲁小伙子”，他会接待我吗？此时此刻，我内心生就的一种自卑心理，是深深地表现出来了。

刘翠琳老大姐又为我想办法，她突然说：“我刚刚给刘厚明写了一封信，已放到了收发室，现在由你替我送去。然后，你看情况行事，这样更顺理成章些。”

多么火热的心肠，多么好的人，多么善良的苦心。

我这才有勇气朝刘厚明家赶去。按照线路工人的本领，凭着电话线就能找到他家。但在叫门前，我还特意安定了一下情绪，尽可能整一整衣着，然后才按门铃。一个中年模样的人把门打开了，个子不高，脸红红的，头显出因有病而偏歪着，用

疑问的眼光打量着我问：“你找谁？”

“刘厚明在家吗？”

“我就是。”

我有些慌乱，怕他接过信就把门关上，急忙补充了一句：

“是《人民文学》刘翠琳编辑……”

我终于被让进了屋，趁他看信的工夫，我细细打量着他，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而是略带些教师气质的普通人。我心里踏实了一些，等他把信看完了，我忙从挎包里掏出因旅程繁多而磨损残破的稿子，原想放在他这里过几天我再取。但是这位作家坚持当时为我看。大概从我的言谈举止和七扭八歪的字迹，把我当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了，提提意见就此打发我。开始，他坐在我旁边看着，脸上带着微笑，但很快，他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并且侧身到书桌上看去了。长达三万字的稿子，看起来何其容易，这段时间对我太难熬了。一分钟、二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终于他象长出了一口气似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步，有时他会突然打量我一眼，问我的家庭及关于动物的事情。当时，我被这种审问式的谈话弄得紧张极了。怀疑是不是写得很糟，却没想到他说了这么一句：

“就我看到的这两篇作品而论，你已经用不着谁辅导，你的生活是独特的，表达的手法和角度也是独特的，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且不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必须反映什么问题的模式里。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在文学创作上，实际上存在着双轨道的创作趋向：一条轨道是紧跟某一特定时期的形势，如我以前的《箭杆河边》，前一段的“伤痕文学”实际上是那一类作品的反向重复，这类作品有轰动效益但也有时过境迁的弱点；另一道轨道是尽可能和一时一地变化着的形势离得远些，而去选取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甚至不受国度限制的题材……”他建

议我多看一点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同时也要研究现代知名作家们的语言，以使动物小说的内涵更深、更有高度和更富于文学性。他说：“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但对于这个命题，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很准的，需要一种艺术感觉，又被每个人的经历、阅历所决定……”他表示，他自己也要进行一些动物文学创作的尝试。于是，我的两个中篇都被他扣住了，后来均以头条位置发表在《东方少年》上。事后，我先后几次收到刘厚明就这两篇作品给我的信，鼓励我坚持独特的题材和独特的风格。

厚明老师既然一再强调要我多看名著和研究他们的语言，别的关心我的文学上的老师和朋友们也这样提醒我，使我只好在一段时间内先把自己的创作放一放，静下心来，一面搜集生活素材，一面攻读我以前看过或是没看过的名人名著，研究他们的语言、感受和领会他们作品中的“韵味”。如安徒生作品中意境的优美；郁达夫作品中淡淡的情调；冰心作品明确而精巧的语言；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层次感和画面感；杰克·伦敦作品中粗犷的自然风光与动物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与沉深的主题含蓄；苏联当代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批作家作品中天人合一的风格与意境、瑞典籍女作家乔伊·亚当森作品中的求实性……等等，而他们最根本的共同点，都是写独到而真实的生活。在这里，生活是第一位的，情感是建立在独到的生活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在调到杂志社后，我利用参加夏令营和采访的机会，深入到中国的峨山、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林区、沿海各地和一些岛屿上，一方面实地考察动植物资源情况，一方面访问民间古迹，比如，到了普陀山等佛教胜地之后，再回忆《西游记》，就好像突然品味到了什么，即很多作品原来是走出来的。在这里，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

自己的文学功力、经历都很浅，远非能和那些名作家相比，所能得到的只是那么一点“领悟”而已。但就这么一点“领悟”也使我由刚拿起笔写什么时那种只凭经历的朴素情感的自我，进到了一个复合的自我，又经更高一级的自我回复。再创作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

1983年初冬，原电话局的同事们告诉我，《中国青年报》评论我的小说了。我有些不相信地拿过报纸，果然，一位署名为高洪波的评论家就我的《小岛上的雪碑》和另一位作家的动物文学作品开展了评论，并在理论上把它们定名为动物小说。在此之前，我和高洪波并不相识，他在写这篇评论文章时可能事先和刘厚明打过招呼。但从一个被评论作者的角度，对评论文章所要求的决不应是华美词藻的堆砌，而是评论家对作品意境把握的是否准确。应该说，同厚明老师以前对我的评论相比，厚明老师往往更注意结合我的经历把握评论的角度，而这位青年评论家却一味挖掘作品本身所含蓄的潜意识的东西，使我常常有一种内心中的某种意图被人窥穿了的感觉。他对我的评论也完全是凭着对作品的一种“感应”。决非一味的“吹捧”。应该说，在我刚刚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初期，这位评论家的评论就像是一服催化剂，使我的创作越发变得谨慎小心了。

我的第一部动物作品集《水怪》，1988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被团中央、国家教委、文化部等单位推荐为全国红领巾读书选目，而且还获得了1979—1989年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在《水怪》的先导下，我的第二本《白狸》，第三本《海狼》相继出版了。其中，《海狼》再次被推荐为全国红读书。于是，我一鼓作气，应好几家出版社之约创作了《淡水鱼之王》、《八脚海魔》、《大白鲸》、《原始森林的女儿》等，使它们成为系列产品。

回忆我的创作成功之路，首先归于养育我的这块土地和其上丰富多采的生活，其次也与所提到的几位良师益友的扶植是分不开的。他们把我扶上了文坛，并为我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他们。

特别对已经不幸病逝的我的导师刘厚明表示深深的怀念。

1991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我的创作之路.....	1
-------------	---

——自序

猴祭.....	1
魔鼠.....	13
迷途的鱼母.....	30
原始森林的女儿.....	60
潜到内陆的湾鳄.....	127
海狼.....	189
白狸.....	243
淡水鱼之王.....	286

附录:

他与大自然息息相通.....	刘厚明	309
李子玉的世界.....	高洪波	312

猴 祭

南方林区的一个冬日。

太阳躲进了阴郁的云层里，山风低吟着掠过萧瑟的山林，一阵阵猕猴撕裂的悲啼在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溪旁荡起。

溪水这一面的倒影里是一个迎风肃立的女孩。从群猴与她依依难别的表情里可以看出猴与人之间曾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和友情。此刻，猕猴的脸上却像生离死别的人们一样挂着痛楚的泪水。女孩抽泣着，一串串水晶般透明的泪珠滑过她的脸，渗进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的红罩衣里，女孩约有八九岁的样子，痛苦而深情地朝猴们挥着手：

“走吧，你们走吧，到山那边，到贪心的人难以找到的地方去生活吧！”

猕猴群一阵长啼。

……

—

一年前，还是这样的冬日，还是这条小溪。

山风吹拂着，卷起一股股寒气。

从通往村寨的蜿蜒的小路上，默默地走来了一位穿红罩衣

的女孩，手里端着一盆要洗的衣服。在城里，这样年纪的孩子还依在父母的怀里撒娇，而她，已经过早地成熟了。她不曾有过自己的童年，打从她的亲生母亲去世，打从她的继母过门并生了孩子，她就像灰姑娘一样，从早干到晚，没完没了地忙着。

现在女孩来到小溪旁边，为继母的孩子洗衣服。

溪水两旁树木的枝梢上，尚残存着几片秋叶，而叶与枝的桎杈间，春天的新蕾已经在孕育。尤其让女孩赏心悦目的，是从青山绿水间淌去的这一线溪流，汨汨的响声，像弹拨着的七弦琴。许许多多叫不出名的鸟儿在树丛间婉转娇啼着，更使得这青山绿水间漾溢出勃勃的生机。

女孩被大自然的美丽迷住了。

过去，多少次走来，她多少次地被大自然迷住。她停住了脚步，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望着清清的溪流，也许，她是在溪水里照见了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美丽的脸庞了吧，也许，她想起了那曾属于她的幸福的母爱的美好的回忆。

猛然间，她听到了村寨方向有人在喊她，那是依窗盯视着她的继母在催促她的声音。女孩心一慌，脚一滑，衣服都掉进了溪水里，女孩顺着溪水跑着，追捞着漂下去的衣服。

因为岸边的树枝遮蔽了视线，也因为溪水的流速太快了。在女孩拾衣服的时候，有一件衣服就在她手底下滑过去，继续往下漂着，而下面不远处，是一个很深的水潭。

女孩一点也没发觉衣服少了一件，她蹲在以前洗衣服的那块石板上，非常认真地洗了起来。

这时，在山崖上出现了一只额门上长有一束白毛的雄壮的猕猴，它在和属于它的猴群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下漂的衣服，就飞一般顺着葛藤爬下来，又攀上了垂向水潭的一根树枝，后脚

抓住枝干，下倾着把前肢伸向水里。等那件被冲下来的衣服刚刚到达水潭还没下沉的时候，它一个探身，就把衣服捞起来了。白额猴王把衣服挂在了女孩回家必经的路旁小树上。

女孩洗完衣服从小树旁经过，被那件衣服惊大了眼睛，她冷得全身发抖，可是避免了一场责骂。

二

好不容易挨过了冬天，春天走来了。

嫩绿嫩绿的小草，覆盖了小溪两边的土地。

着艳装的蝴蝶，翩翩起舞，飞向从岩石缝隙探出来的一簇簇刺玫和山丁子花；沙地上留着鹿群刚刚走过的脚印；一群鹌鹑轻巧地走过，尾巴像拍电报似的上下颤动着。

女孩赶着母羊和两只小羊羔，到小溪旁的草地上去放牧。

她正往前走，突然看见隐藏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少年正向她打着止步和不许出声的手势。女孩猜到前面一定在发生着什么，就把羊带到稍远的地方，屏心静气地走到男孩身边。

眼前是令人兴奋又惊奇的场面。

在溪流下面一处平缓而生满芦科植物的浅湾里，一群猕猴正在摸鱼，为首的正是那只额门上长有白毛的猴王，它指挥猴子们摆开一条网形的阵势，一齐拍动着水向前摸索前进，有几条鱼已经被赶到了更浅的地方，阳光照耀着露出水的鱼背和偏平的鱼肚皮，金黄和银白色的鳞片闪着光。猴子们不慌不忙地缩小着包围圈，更多的鱼被赶到浅滩上，最后猴子才把鱼一条接一条地捉住，堆放在潮湿的沙地上，鱼儿跳着，猴子叫着，显得很开心。

“别出声，看我把它们的鱼糊弄过来。”少年说，接着向猴儿们投过去两块小石头，一边投一边还摹仿着猴群打架前拥

衅般的鸣叫。

果然，猴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几十双眼睛都机警地朝少年藏身的地方张望着，为首的白额猴王最先拾起少年投过去的石块，朝着它认为是藏着侵略者的这一边反投过来。

少年又把石块投回去，一边投还一边学着猴叫。

猴王反击，这一回有好几只猴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引逗，挑衅。

愤怒，反击。

猴群被激怒了，向少年投过来的已不仅仅是石子，还有那些刚捉住的鱼，它们都是在猴群被几乎气昏的情况下当做“手榴弹”投过来的。

少年一条接一条拾着，把鱼装进早就预备好的篮子，同时示意女孩也拾几条回去。

女孩摇了摇头，责怪少年不该设下这种狡猾的骗局。

猴群已经发觉上当了，在白额猴王带领下开始向山上围攻。

少年提着篮子拼命地跑。猴群在后面拼命地追。

眼看，猴群就要追上少年了，这时，少年忽然掏出了一个摔炮。“叭！”摔炮在小路的石块上爆炸，没有准备的猴群吓了一跳，轰地四下散开，向山上奔逃。

少年哈哈大笑，一副胜利者的样子。

猴们垂头丧气，为无故的受欺而气恼。

善良的女孩觉得猴子们好可怜，她从兜里掏出了邻居奶奶送给她总也舍不得吃的几颗红枣，张开手，让红枣朝猴那边滚着，滚着……

三

夏天，生命最旺盛的季节。

五颜六色的野花盛开着，小溪充满了甘甜与芳馨。

在靠近村寨的土地上，早稻已经熟了，满目的金黄，橘树的枝头挂满了累累的果实，番薯的绿衣密密覆盖住了田垅，瓜地里，西瓜挺着鼓鼓的大肚子，任凭阳光的抚摸；喝饱了晨露的蛴蛴在西瓜叶上竞相争鸣着。

女孩坐在自家瓜园的窝棚里，少年也坐在自家橘园的窝棚里。

四周的山上有数不清的野物，每到这季节，孩子和大人要替换着值班。晚上，大人们抱着猎枪静静地谛听着，防备野猪、豪猪或是獾什么的来作践庄稼和瓜果；白天，孩子们拿着锣和爆竹，随时准备驱赶飞落下来的大群的乌鸦和沙鸡。这样昼夜交替挨下去，才能保证收到劳动的果实。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这一天，田园的四周出奇地安静，山林里没有猴群的啼鸣，天空中没有一只鸟儿飞过。

女孩和少年都非常紧张，因为本能的直觉告诉他们，这种少有的安静恰恰说明危险在潜伏着。

果然，一只猴子露头了，它是一只年轻的猴子，从山上下来之后，便直奔少年家的橘园，只见它蹿上了一棵橘树，使劲地摇晃起来，把橘子摇落在番薯地里。

少年敲锣，放过了爆竹，可是猴子一点也不理会地继续摇着。

少年气愤了，抄起一根竹竿，去打那只猴子。

猴子不慌不忙地跳下树，不慌不忙地在前边走，直到少年的竹竿要打到了它，才快跑几步，然后仍不慌不忙地引着少年往橘园外边走。

少年越去越远，终于没影了，这时，大群的猴子才真正露